

中国古典美学风骨论

修订本

汪涌豪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国古典美学风骨论

(修订本)

汪涌豪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典美学风骨论 / 汪涌豪著; 一修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ISBN 978-7-100-17556-2

I.①中… II.①汪… III.①美学史-研究-中国-古代
IV.①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10247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中国古典美学风骨论

(修订本)

汪涌豪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7556-2

2019年7月第1版 开本 640×960 1/16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8½

定价: 65.00 元



汪涌豪

作者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曾为日本九州大学客座教授，神戸大学特任教授。主治中国古代文学与美学，兼及古代哲学、史学与文化批评。著作有《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言说的立场》等十四种；曾获教育部和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奖、中国国家图书奖、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以及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至三等奖多项。

引言

对范畴之于中国古典美学理论研究的意义，今人大都已有充分的认识。这不仅基于范畴所具有的以感性经验为对象，通过辩证思维提供给思想以纯净的逻辑形式这一哲学特性上，还因为它实实在在地造就了古代文学、美学理论发展的基本景观。即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理论的品相，是由一系列具有原型意义的范畴衍生、发展和集群构成的，文论与美学理论的体系，实际上就是概括与反映美的本质及其创造规律的一整套范畴体系。

而更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随着学科的成熟和研究的深入，人们还不得不确认，能够凝合不同时空中古代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和认识，并进而将这种观念和认识整一化为可以进入当今多元文化交换对答流程的，也几乎就是这种作为观念结晶体的范畴。因此，认真地研究它们，特别是它们当中像“风骨”这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核心范畴，对于张大民族文化传统，开辟这种传统的崭新未来，无疑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使本书对“风骨”范畴的研究能获得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一切的论述当然仍将从哲学意义上“范畴”的定义开始。

范畴是人类思维对客观事物本质联系的概括反映，是关于客观事物特性和关系的基本概念。它在人们认识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产生，并

转而指导人的实践活动。所以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带。”又说：“思维的范畴不是人的用具，而是自然的和人的规律性的表述。”由于范畴反映了人对客观事物本质联系的认识程度，凝结着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条件和层次上获得的认识成果，因此，它的不断丰富和日益精确，就成了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水平逐渐提高，对具体事物把握能力逐渐增强的表征。

又由于范畴是客观事物本身固有的本质联系在人们思维过程中的反映，是人们对研究对象的特性、关系所形成的基本概念，因此它也是一门学科区别于另一门学科的关键所在。对此，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既然文化上的区别一般地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则哲学上的区别更是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所以，列宁也说：“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发展与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

范畴研究在科学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果说，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认识矛盾发展的逻辑进程，那么，相对于对象发展的现象形态，这种逻辑进程就可以简括为范畴的演变史。离开范畴的研究，知识就会变得杂乱无章，无从把握其发展规律和线索。当然，离开历史和认识史，范畴研究也会流于僵死的名词解释，而无从反映特定历史时期人类认识的全部内容、特色及水平。所以马克思说：“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产生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范畴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范畴的产生及其内容受制于人的认识发展水平，且取决于历史发展本身的特点，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这显然说明，作为历史研究和唯物辩证法逻辑体系研究结合点的范畴研究，实际上是一种深层次的“史论结合”的研究。因

此，只有按照经典作家确立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才能真正揭示其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理论意义，建立起思想史、哲学史的理论大厦。

美学范畴也是同样，作为审美主体在揭示美的本质及与之相关各方面联系过程中得到的理论成果，它是美的本质规律的具体展开和表现形态。由于美学范畴是美学思想逻辑链条中的环节，是美学整体网络上的纽带，它的萌生、确立和发展反映了人对美的本质认识的深化，因此要了解美学思想发展的全部历史，有必要对之做深入的探讨。当然，这种探讨将不脱离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

“范畴”一词源出于希腊文 *Kategoria*，在西方哲学史上，自亚里士多德把它看作对事物不同方面进行分析、归类而得出的基本概念，提出实体、数量等范畴以来，对之大抵有唯心和唯物两种解释。如康德将之视作与经验无关的知性先天原则或概念，黑格尔将之视作先于自然与人而存在的绝对理念发展过程中的环节。然而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都视其为知识论和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终极观念。因此，他们不追求一个范畴内涵的无限丰富，而致力于其逻辑的缜密和内涵的稳定，由此对诸多范畴构成一个丰富的体系寄予期望。如黑格尔就认为：个别范畴远不足以把握真理，真理在许多片面范畴联合成的全体之中。

反观古代中国的“范畴”，则有与西方不同的特点。中国哲学中“范畴”一词，来自《尚书·洪范》箕子回答武王治国安民之道时所言的“洪范九畴”，它表明根本大法有九类，故“范畴”一词原义是归类范物，具有价值规范、制度法则的意义。衍言之，又具有指导及规范思想的意义。传统范畴在理论形态上呈现出较多的随机色彩，它从仰观俯察中攫取观念来源，注重辩证思想的凝练发挥，而不是形而上的抽象思辨，故很少接受逻辑的检验与批判，显得朦胧灵变，具象与抽象同在，外延的广阔与内涵的丰富共存，具有多边多义的特点，以至有时不免浑涵有余而清晰度不够，给定量分析造成一定的困难。但

从总体上说，这种主体意向和感觉经验的局限，并没有导致范畴原有的稳定内涵的丧失。作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观念结晶，它们体现了古人对宇宙本体的艰苦思索和对人事物理的深刻体悟，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在其萌生、发展初期，大抵不脱对传统哲学及伦理学范畴的借鉴与移用，有的则直接取诸描述现实人事的成词，故也具有上述诸特点。既有过于浑涵、不够纯粹的短处，又有能深刻机智地反映美的本质的某些方面，简洁明了地揭示美的创造规律的长处。赅言之，内涵稳定与灵变兼有，指向明确与浑涵共存。譬如“气”“味”“韵”等是传统美学中十分重要的范畴，三者所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且彼此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时常交叉组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新的范畴对客观对象做出独到的规范。有时不免蹈入玄虚，但总的来说仍有稳定的内涵。唯此“气”才是“气”本身，而不至于丧失本位，湮没于“韵”“味”或其他什么范畴。“韵”“味”等范畴也同样如此。

“风骨”范畴与上述所举诸范畴有相同之处。尽管作为一个不具有缜密逻辑形态，且不脱直觉判断的审美范畴，它有从直观印象上升为理论形态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模糊与浑涵，以至“风”是什么，“骨”是什么，合成为“风骨”后又指什么，从它诞生的一天起，人们的认识就不尽相同，将之施于具体的审美批评，所取的角度也常有区别，但其基本内涵和美学指向还是稳定的。也就是说，它既有不同时代人所赋予的内涵的特殊性，更有美学意义上的质的规定性。因此，从范畴演进的角度，运用静态分析和动态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对之做具体深入的研究，仍能使其发展脉络在逻辑上得到说明和体现。

“风骨”范畴的萌生、确立乃至嬗变、发展，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其历史渊源而言，可上溯至秦汉以来的相术传统和魏晋南北朝的人物品鉴。这不仅指组成这一范畴的两个字皆出于此，还因为这

两者特别是后者在某种意义上说，确乎对此范畴起了一定的意义规定作用，从历代人对它的阐述与运用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两者间存在的意脉联系。当然，作为相术和人物品鉴的“风骨”与作为美学范畴的“风骨”，所论对象毕竟不同，在以后的发展中，前者的作用因范畴的成熟而日益淡化，这也是必须指出的。

自魏晋以来，“风骨”范畴被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门类的艺术中，既见之于文学理论批评，又见之于书、画美学理论批评。即于文学一途而言，不仅诗文批评中有，辞赋、词曲中也时可见到。“风骨”范畴运用于书、画美学及诗文批评，其时间大致相同，因共有着一个语辞来源，在意义上也有相通之处。所以历代论者，无论是书、画美学家还是诗文批评家，都有浑言三者以显其同的。当然，最多的还是结合诗、书、画各自不同的特点，做专门的理论探讨。结合这些探讨来看，有的重复了前人的看法，有的则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发展。由于各自反映了所处时代特定创作风尚和审美理想，所以对正确把握这一范畴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认真地整理与分析这些观点，在其片言只语构成的散殊个体中发现内在的本质联系，揭示其经验感悟中所包含的深刻内涵，足可以为从横向的逻辑联系和纵向的历史发展两方面界定“风骨”范畴的理论内涵，判定不同门类艺术批评中风骨论的真义，提供必要的前提和可靠的保证。

美学范畴是美学发展历史的界碑，“风骨”作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反映了古人对美的本质认识的一个侧面。在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和美学思想中，它几乎代表了一种健康的、足以振起与感发人心的美学趣味，结合着各个门类艺术的特殊规律，对创作和批评起着不可忽视的规范作用。由此范畴的萌生、嬗变和发展，足可以一窥古代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有机节律，并最终为构建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美学思想史提供扎实的基础，因此对之加以专门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目 录

引 言 / 1

第一编 观念的萌起——从传统相术到人物品鉴 / 1

第一章 相术的语源启示 / 3

第二章 人物品鉴风习的沾溉 / 9

第一节 共核乡党月旦评 / 9

第二节 才性论与循名责实 / 10

第三节 风韵神理的识赏 / 13

第二编 翰墨规度——书法美学中的风骨论 / 21

第一章 书学风骨论发展寻踪 / 23

第二章 书学风骨论的逻辑演进 / 37

第一节 “骨肉相称”与“骨力”“骨势” / 37

第二节 在点画笔法中实现 / 40

第三节 超越浮弱臃滞的生命追求 / 45

第三章 书法风骨的生成机制 / 55

第一节 腕底生风骨 / 55

第二节 笔法坚严的结果 / 58

- 第三节 “骨肉”之喻的寓意 / 62
- 第三编 特立的画品——绘画美学中的风骨论 / 67**
- 第一章 画学风骨论的演进线索 / 69**
- 第二章 画学风骨论的深化 / 85**
- 第一节 形容骨相与传神写照 / 85
- 第二节 从“骨法”到“骨气”“风骨” / 87
- 第三节 高朗清劲的生命表达 / 93
- 第三章 绘画风骨的生成机制 / 99**
- 第一节 由笔势纵横中见出 / 99
- 第二节 墨气淋漓造浑厚 / 103
- 第三节 铁线描画的营建 / 106
- 第四编 语言的撑柱——诗歌美学中的风骨论 / 113**
- 第一章 诗学风骨论的历史发展和逻辑演进 / 115**
- 第一节 由析言到浑言 / 116
- 第二节 “蓬莱文章建安骨” / 136
- 第三节 尚淡趣味中的特立风标 / 158
- 第四节 传统的回归和“风骨”范畴的扩大与深化 / 168
- 第二章 诗歌风骨的生成机制 / 195**
- 第一节 生命元气的主宰 / 195
- 第二节 “有格句堪夸” / 203
- 第三章 相关范畴的意义辨析 / 211**
- 第一节 “风格”与“风骨” / 211

第二节 “阳刚”与“风骨” / 218

第三节 “崇高”与“风骨” / 223

第五编 同感与互通——美学风骨论的通观 / 229

第一章 风骨理论的系统特征 / 231

第一节 “风骨”范畴的连锁性和序列化 / 232

第二节 书画同体与书画风骨论的相契合 / 238

第三节 书画与诗歌风骨论的沟通及分际 / 240

第二章 美学风骨论的文化溯源与功能分析 / 251

第一节 与传统文化的连接 / 251

第二节 对程式化倾向的克服 / 257

第三节 在范畴体系中的考察 / 265

结 语 / 271

后 记 / 275

修订本后记 / 277

第一编 观念的萌起

从传统相术到人物品鉴



第一章 相术的语源启示

相术在中国古代是一门相当发达的学问。早在春秋战国，它就伴随着原始巫术，得到了近乎早熟的发展。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于体，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相术的萌生是与生活在生产力不很发达时代的古人，受认识水平与思维方式的局限，分不清生理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性质差别，故往往将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一些无法正确解释的现象归之于神冥定数的模糊观念分不开的。正是这种对神冥定数的虔信，为相术的产生并盛行创造了条件。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各个诸侯国君主都想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急需有才干的人辅政，故相人之术成为热门的学问。据《史记》《吴越春秋》等书记载，著名相者有姑布子卿和唐举，前者曾替孔子、赵无恤看过相，后者则替李兑、蔡泽看过相。其实，先秦典籍中已有这方面的记载，如《左传·文公元年》就有叔服相公孙敖两子的记载。以后，关于圣人体貌特异的记载更是比比皆是，诸如伏羲日角、黄帝龙颜、尧眉八采、舜目重瞳，几乎每一位圣人均有异相。由于相术施诸实用，相者与被相者都为一种功利目的驱动，前者曲意迎合，后者盲目遵信的情况多有出现，以至生出种种附会哄抬之举和重貌轻实之事，所谓“妄诞者多以此惑世，时人或矜貌而忽于务实”（杨倞《荀子注》）。为此，荀子曾作《非相》予以排击，认为相术为古之学者所不

道，前代圣人不乏貌寝体陋者，然无害其为圣人，故主张“相形不如论心”，只是这一意见在当时并不为人所重。

到了秦汉，相术不但没有消歇，相反更趋兴盛。特别是在汉代，与占星、望气与风角等一起，成为诸家方术的一种，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以至当时不但有以看相为职业的“相工”“卜相工”，如“四世传《诗》”的翟酺为报舅仇，就曾“亡于长安，为卜相工”（《后汉书》本传），而且还有以相术决断大事者，如吕公善相，预见刘邦必得天下，故妻之以女，许负相周亚夫由侯及相，以至饿死。此外，班超、邓通、韦贤、魏相、丙吉等人，据史书记载都曾为相者说中。正史将这些事载入，固然反映了那个时代史家的认识局限，但亦可见当日相术风行、相士社会地位不低的情况。另外，《汉志》中载有《相人》24卷，也可见相术之发达已引出与之相应的文字总结。

春秋战国时期，相术还包括相牲畜。如相马在当时就很发达。据《吕氏春秋·观表》记载，赵国的王良，秦国的伯乐、九方皋“尤尽其妙”。秦汉承此，且因着当日以农事、征战为国家大事的观念，也多有善相牲畜乃至器物的。前者如留长孺以相彘、褚氏以相牛立名（《史记·日者列传》褚补），东汉马援善相马，并作《铜马相法》以广己说（《后汉书》本传），另外还有相狗的，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相狗经》残简，《汉志》也载有《相六畜》38卷；后者则有《汉志》所载《相宝剑刀》20卷。当然，最为发达的还是相人。早在西汉时期就有许负作《相法》16篇，严助作《相儿经》1卷。东汉王充对之也做了专门论述，《论衡·骨相》曰：“论命者如比之于器，以察骨体之法，则命在于身形，定矣”，“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稍后，王符在其所作《潜夫论》中专列《相列》一篇，称“人身体形貌皆有象类，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显贵贱之表”。

两晋南北朝之时，士人专意于玄学探讨，品鉴人物重在风仪神理，故相术稍显沉寂。但尽管如此，依然有魏曹植、王朗作《相论》，虽不尽信其说，也不彻底绝弃之。其他如吴张仲远作《月波洞中记》详论相法细则，梁陶弘景为《相经》作序，谓“相者，盖性命之著乎骨形，吉凶之表乎气貌”。北齐刘昼《刘子·命相》则称“有命必有相，有相必有命，同秉于天，相须而成也”。士人中也有多有善相者，如魏孙绍“善推禄命，事验甚多，知者异之”（《魏书》本传），少府丞管辂以及晋人潘滔也长此道，前者自相不寿，后果应年而亡；后者为王敦看相，也得应验（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三十九）。唐以后相术复兴，风鉴之书流传甚广，直到明清犹未有息。著名相者，唐有袁天纲、李淳风，宋有陈搏，明清则有袁忠微和陈钊等人。

综相术之大义，在于由对象的外表断定其实质，预估其将来。倘是相人，则由人之形貌预卜其贵贱寿夭或吉凶祸福。鉴于审人以气色多虚而难辨，而骨肉体貌则章章可验，故它多以人的筋、骨、皮、肉作为推断依据。相术的这种做法，还与传统医学的论说相关联。传统医学认为，人体除五脏之外，各部分主要由筋脉、皮、毛、骨、肉五物构成，五物与五行相应，故生命生生不息（《黄帝内经·素问·五运行大论》）。因此，尽管相术以为人得天地之神传气授，合阴阳两仪而生，也讲气血容色，有所谓“面相”“色相”之说，但大多更重筋骨皮肉等有形之相，其中尤重骨相，又称“骨格”或“骨法”，认为若取定于纹理黑子，未必能断明凶吉；而观人以骨法皮肉，则其征象自明。甚至不仅是吉凶，举凡人之禀气、结胎、修短、贵贱皆定于此。故王符说：“然其大要，骨法为主，气色为候”，“人之有骨法也，犹万物之有种类，材木之有常宜”（《潜夫论·相列》）。当日蒯通相韩信，也可证明相术首重在骨法，所谓“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史记·淮阴侯列传》）。前举王充更有相